

※ 序跋選錄 ※

介紹耶魯第一部中文古籍目錄

孫康宜^{*}

寫這篇推薦序，內心有很多感觸。這是因為自從三十五年前開始到耶魯大學執教以來，我就一直期盼著這樣一部有關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的出版。在過去漫長的時光裏，每當想起耶魯大學圖書館是北美最早收藏中文書籍的大學圖書館，卻一直遲遲沒見它出版過一部中文古籍目錄，總是感到十分遺憾。

現在，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孟振華先生終於完成了這樣一部卓越的古籍目錄（將由中國大陸中華書局出版），令我感到十分興奮。該目錄共有兩大冊，一冊是收入大約三百幅彩色書影，另一冊則是目錄文字。《目錄》共收錄約二千六百種、三萬六千餘冊。另有一個三百二十種的《附錄》，收錄館藏一九一二年以前刊印的報紙期刊、碑帖拓本、攝像簿、單張輿圖、域外刻本（僅收馬六甲與新加坡兩地刊印者，無和刻及高麗刊本）。另外，寄存在耶魯圖書館內的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亦列入《附錄》中。從各方面看來，這真是一部傑出的古籍目錄。令人佩服的是，孟先生轉到耶魯大學圖書館工作還不到五年，在如此短短的幾年間，他居然有如此大的成就，真是了不起。

重要的是，這是一部有別於一般傳統的古籍目錄。這是因為各書著錄款目除了包括書名、卷數、著者時代、著者姓名、刻印年代、行格、冊數、館藏索書號、附註等資料以外，孟先生還特別在附註裏說明書的來源（如有可靠紀錄可以查考者）——例如有關贈書人、個人收藏、藏書票、書店或是入藏的時間。不用說，這樣的寫作和編纂方式極其耗時耗力，但卻十分值得。那就是說，除了向讀者提供「書」的明確「身分」(identity) 以外，孟先生還特別介紹了不少古籍的來歷，以及它們如何被收藏到耶魯圖書館的背後故事，這些都足以讓讀者產生共鳴、深思的歷史感。這些有關「書」的精彩故事，其實也就是耶魯歷史的縮影。當初一七〇一年耶魯大學之所以建立，乃是由於十位虔誠的神職人員無私地捐出了四十本書。三百多年以

^{*} 孫康宜，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講座教授。

來，那個「贈書」的創校故事就不斷地被重複，時時提醒耶魯人有關這段寶貴而悠久的「贈書」歷史。

孟振華先生編纂的這部《古籍目錄》，正好涉及許多與耶魯大學的歷史息息相關的「書」的故事。在他那篇題為「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收藏史」的章節裏（該文即將出版於二〇一八年的《中華典籍與文化叢刊》），孟先生很清楚地標示了幾個重要的里程碑，例如：1. 一八四九年，耶魯大學圖書館成為北美第一座開始收藏中文書籍的大學圖書館；2. 一八五〇年，耶魯校友梅西 (William Allen Macy) 親自從中國帶回一批珍貴的古籍（以道光年間版本為主，例如《增補四書人物聚考》），全贈給了耶魯圖書館。後來他不幸於一八五九年去世，死時才三十四歲，他個人的大批遺產也就全部捐給了母校耶魯；3. 一八五四年容闈成為第一位獲得北美大學本科學位的中國人。他後來又把大批的個人藏書陸續地贈給母校，包括那部著名的《顏家廟碑集》。其中部分碑文直至今日仍出現在耶魯總圖書館（即斯特林圖書館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正門上楣；4. 一八七一年，耶魯圖書館館長范念恩 (Addison Van Name) 成為第一位在北美大學開授中文課程的教授。在他的任上，他特別鼓勵中、日文的收藏，甚至把自己大量的中文古籍也捐給了耶魯圖書館（包括乾隆十三年 [1748] 龍江書屋刻本《新刻官音滙解釋義》），其功非淺。直到今日，他的頭部石雕像仍被展現在斯特林圖書館大堂的一側；5. 一八七七年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成為第一位在北美被聘任的漢學教授，但他早在一八四九年就在廣州為母校採購為數九十冊的中文古籍（其中包括乾隆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冊），並將這一大批書籍直接從廣州運抵紐約，最後又安排轉至耶魯所在的紐黑文 (New Haven)；6. 進入二十世紀後，耶魯大學繼續得到許多人踴躍捐贈他們珍貴的藏書。其中有不少贈書來自耶魯日本學會，例如《文選》六十卷（明成化二十三年 [1487] 刻本）、《康熙帝告身》（清康熙十四年 [1673] 印本）、《列女傳》十六卷（明萬曆間刻、清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印本）等。此外，幾乎耶魯大學圖書館所有的宋、元藏本都來自日本學會所捐贈的佛經零卷；7. 後來，尤以耶魯大學歷史系的兩位教授芮沃壽 (Arthur Frederick Wright) 和芮瑪麗 (Mary Clabaugh Wright) 的贈書數量是耶魯圖書館有史以來收過為數最多的贈書。他們的贈書包括二〇二種、一二五三冊的珍貴中國地方誌，其中有三十二種山西方志居然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沒有，但他們早已於一九四九年（在來耶魯之前）將這批山西方志借給了國會圖書館複製成縮微膠捲；8. 一九六〇年代耶魯東亞圖書館館長萬惟英對於圖書館制度的建立及館藏的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可惜他只在耶魯短暫服務三

年(1966-1969)。然而雖僅三年，「在萬先生的主持之下，耶魯中文館通過採購、捐贈、交換等各種途徑，先後自香港、臺灣、日本和北美等地大批入藏中文古籍」。

按理說，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又頗具特色的中文古籍館藏，應當早就聞名於世。然而，就如孟先生所指出，編目問題一直是個頗為困擾的問題。耶魯大學圖書館自一八四九年入藏中文書籍以來，圖書館員對於如何處理中文書籍編目「一直爭論不休，從無定論」。其中，尤以上個世紀的前半期，東亞圖書館館長朝河貫一與中文館藏副館長金守拙(George Alexander Kennedy)在中文書籍編目方面的爭論最為嚴重，以至於「此後近二十年間，耶魯的中文館藏經歷了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時期」。所謂「黑暗時期」，其實一直持續到數十年之後。朝河貫一和金守拙都是對耶魯東亞館藏特別有貢獻的人，但可惜，由於兩人在編目方面的爭論，終於導致了如此不良的影響。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期間，耶魯東亞圖書館一直無法提出中文古籍館藏的實際數量。就以一九七九年度和一九八七年度的館藏中文善本編目清單為例，這兩份統計所列出的數字，都與實際館藏善本數量有著很大的懸殊。難怪耶魯大學許多珍貴的中文古籍一直不為人所知！（我自己也要到最近幾年才發現耶魯在古籍方面收藏之豐富。回憶八十年代初，我還一直依賴普林斯頓和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古籍來做研究，後來才發現耶魯圖書館本來就有許多珍貴的古籍，只是尚未整理出來而已。）

可喜的是，近十年來耶魯的東亞圖書館終於針對館藏的中文善本開始進行有系統的整理。例如，二〇〇八年左右，當時中文館藏的主任 Sarah Ellman 陸續邀請了幾位來自復旦大學的古籍專家（如楊光輝等人）來到耶魯大學協助古籍編目的事項，並首先建立了收有四三九種善本目錄的資料庫。後來，雖然由於經費不足和其他原因而中斷，以致於無法完成所有的古籍編目工作，但至少已經開了一個頭。

孟振華先生於二〇一三年初開始接掌耶魯大學圖書館的中文部。他的到來正好給耶魯中文館藏帶來了新的希望。首先，能聘請到像孟先生那樣中英文俱佳，有紮實的學術根底、有深厚的圖書館工作經驗（他曾擔任過密歇根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萊斯大學圖書館中文與亞洲館長主任），又是年輕有為的專業人才，誠屬不易。所以孟先生剛到耶魯上任，就得到師生們的信任。當時班內基善本圖書館(Beinecke Rarebook Library)正在開始執行懸置多年的善本轉藏計畫，需要把一批為數超過四百五十種的中文善本，從耶魯圖書館斯特林總館轉移到富有完善保存設備的班內基圖書館裏。就在這段期間，孟先生以其堅強的毅力開始對那歷史悠久（有一七〇年歷史）的大量耶魯中文古籍，做了一番徹底的研究。其敬業負重的精神令

人感動。

同時，孟先生在百忙中（他不但負責中文部的經費預算，也處理與中文館藏有關的一切事項），還得研究散置在校園各處分館的中文古籍。一般說來，研究耶魯的中文古籍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那些古籍經常分散在耶魯校園各處的分館內——如神學院圖書館、醫學院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以及美國東方學會寄存的古籍館藏等。這樣的圖書館分散制度，其實反映了耶魯大學與眾不同的漢學研究方式。在其他大學裏，「漢學」(sinology) 研究及教學，大多籠統納入一個「區域研究」(所謂的 area study) 的系裏。一般說來，在美國，有關中華文化的課程（無論是中文和中國文學，還是中國歷史和人類學）全部歸東亞系；它有時被稱為「東亞語文和文明系」（如哈佛大學），有時被稱為「東亞語文和文化系」（如哥倫比亞大學），有時被稱為東亞研究系（如普林斯頓大學），而這些學校也都有他們獨立的「東亞圖書館」大樓。獨有耶魯與眾不同，這裏不以「區域研究」劃分系科，而是按「學科研究」(disciplines) 瓜分所謂「漢學」。這就是說，教中國文學的教授（如筆者本人）屬於東亞「語言文學系」，教中國歷史的人（例如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屬於歷史系，教社會學的人（例如 Deborah Davis）屬於社會學系，教人類學的教授（例如蕭鳳霞 [Helen Siu]）屬於人類學系，而教神學的教授（例如 Chloe Starr）則屬於神學院。我以為耶魯這種以「學科」分類的方式，乃是為了促進漢學的跨學科研究。在某一程度上，耶魯大學圖書館藏的「分散」制度，似乎也反映了這種以「學科」分類的思考方式。

我以為孟振華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跨學科」的綜合能力。他不但照顧耶魯大學斯特林總圖書館的中文館藏，也參與神學院圖書館藏的發展，同時還花許多時間研究醫學院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以及美國東方學會寄存在斯特林總館的古籍收藏。現在，孟先生終於完成了這部有關一九一二年以前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的《目錄》，實在令人敬佩不已。這部古籍目錄記載了書的歷史，也記載了時光。這真是一部值得久等的古籍目錄。

2017 年 12 月 29 日

孫康宜

寫於耶魯大學